

MING REN
YAN ZHONG
DE JIANG JIE SHI

名人眼中的蔣介石

MING REN YAN ZHONG
DE JIANG JIE SHI

齊 甫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成都



- 蔣介石去世 臺北電閃雷鳴
- 對蔣介石先生的新評價

名人眼中的蔣介石

MING REN YAN ZHONG
DE JIANG JIE SHI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 4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张纪亮

封面设计：万长安

技术设计：古 蓉

名人眼中的蒋介石

齐 甫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32 开本 8.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1993 年 4 月 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册

ISBN 7-5614-0763-9/K·73 定价：4.98 元

前 言

1887年，浙江奉化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出生了一个婴孩。30多年后，这婴孩成为了亿万炎黄子孙中的显赫人物。他的活动，在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都占有重要篇章。他就是——蒋介石。

本书对蒋介石及其相关的历史，荟萃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文章的作者有大陆人士，出有港台及外国人士。

文章的内容大体覆盖了蒋介石的一生，对他的政治、军事、家庭生活、个性、作风、习惯均有反映，多数文章是同蒋氏有直接接触的人所述亲见、亲闻、亲历的事实，不少是鲜为人知的；少数虽非直接接触的人所撰，却有其可靠史料性和可读性。

本书文章是作者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撰写的，未必代表作者对蒋介石全面、最终的评价。他们的立场、观点也各不相同，相信读者会以分析的眼光看待他们的文章。

在关蒋介石的此种类型出版物，在国内尚属首见，它是喜爱文史，好读掌故的读者的有益、有趣的读物，也是广大青年读者研究蒋介石的重要资料。

书中不足乃至谬误之处，深盼读者指正。

齐 甫于四川成都

目 录

前 言

盛衡枢	蒋介石去世	(1)
高文阁	对蒋介石先生的新评价	(4)
李宗仁	张发奎力劝我“把蒋介石扣起来”	(6)
	我当面教训蒋介石	(12)
	蒋介石坐失良机，终成历史罪人	(16)
冯玉祥	蒋介石的消灭异己	(17)
	放走汉奸汪精卫的蒋介石	(19)
	拿着新生活欺骗世人的蒋介石	(21)
郭沫若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23)
张治中	领导上之缺点	(42)
	溪口盘桓	(48)
	再到溪口	(53)
廖梦醒	拒绝为蒋介石证婚	(54)
	寄条女裙给蒋介石	(56)
	蒋介石不让母亲去重庆	(58)
程思远	蒋介石处决韩复榘	(60)
梁漱溟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63)
徐铸成	我采访蒋介石	(73)
蒋经国	给妈妈的一封信	(77)
	危急存亡之秋	(82)
(美) 马歇尔	出使中国报告书	(90)

(日) 岸信介	追怀蒋介石	(101)
杨树标	孙中山重用蒋介石	(109)
云 铭	蒋介石登上权力高峰的关键探秘	(116)
居亦侨	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123)
	蒋介石亲临台儿庄前线	(133)
(苏) 沃龙左夫	对史迪威宣判	(141)
居亦侨	重庆和谈中的安全问题	(150)
汪日章	蒋介石与陈布雷	(157)
王舜祁	蒋介石在溪口的最后日子	(159)
郑谋梅	蒋介石乘我驾的船逃离上海	(167)
(美) 易劳逸	谁丢失了中国	
	——蒋介石的自辩	(175)
章微寒	蒋、宋联姻资料辑录	(187)
居亦侨	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宋美龄	(190)
红 叶	蒋纬国自揭身世谜底	(194)
唐思竹	蒋介石夫人们的故事	(201)
孙宗宪	为蒋介石当侍卫时的回忆	(203)
宋 平	蒋介石在台湾	(209)
高文阁	蒋介石派往大陆的第一个和谈密使	(250)
毛泽东	致蒋介石书及其他	(253)

○○ 戚衡枢

蒋 介 石 去 世

蒋介石去世 台北电闪雷鸣

1975年4月5日夜11点，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当时，台北天空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

台湾人素来笃信迷信，纷纷议论蒋介石定是人精转世投胎的，不然是不会惊动天公的。

蒋经国在报纸上发表了父亲去世经过：“在父亲逝世的当天上午，我还和往常一样，向父亲报告了一般情况，并请了安，父亲也点头示意，并无异状。但到了午后，父亲突感不适。旋即进入昏迷状态。经紧急抢救，均无效果，延至晚上十一时逝世。”

蒋介石的去世，经过报纸、广播、电台的传播，台湾各城市的确笼罩着一片悲痛气氛。所有戏院、歌厅、舞厅、茶楼、酒馆等娱乐场所，都于当天一律自动停止营业。

到停业后的第七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蒋经国唯恐各行业长期停业损失太大，就以丧家的名义，吁请恢复营业。但开业后，生意极为清淡。直到出殡后才逐渐复原。

各广播电视台原已安排好的娱乐节目，都停止播放，换上赞扬蒋介石生平事迹的节目。

士林官邸六日下午即全部开放，设有灵堂，供各界人士吊唁。

水晶棺里的遗容

蒋介石的遗体，也在六日下午移送台北市郊的荣民总医院太平间。

医务人员为蒋介石进行了整容和防腐处理，然后将遗体移放于水晶棺内。

水晶棺停放在荣民总医院礼堂中央，棺里的遗体身着黑色长袍马褂，作仰卧状。因为蒋介石生前是基督徒，并喜爱唐诗，棺内置放了精致的《圣经》和《唐诗三百首》各一本。

荣民总医院的礼堂布置成了临时灵堂，供家属等祭奠。

两天后，水晶棺移往台北市和平东路五段的“国父纪念馆”大厅安放。

吊唁送殡景况

各地前来瞻仰凭吊的群众，一律在“国父纪念馆”广场集合排队，由该馆东门鱼贯进入，缓缓前行，绕棺一周后，由西门外出。

瞻仰凭吊，每天二十四小时进行，这样经过十天以上才结束。当时全台湾各地群众，除了乘坐火车和公路局班车来到台北市者外，还有许多群众，联合包租游览汽车，专程到国父纪念馆。

在蒋介石逝世的那天夜里，就公布了蒋介石的遗嘱，该遗嘱出自湖南人秦孝仪的手笔，内容很长，大意是他死后希望大家继续团结奋斗，并要坚守民主阵营，他的灵魂，一定

会长相左右的。

这个遗嘱是由宋美龄领衔签名，其次是副总统严家淦，再次为行政、立法、监察、考试、司法五院院长。由于遗嘱内容太长，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于是就以遗嘱内容，加上颂扬蒋介石过去的所谓“伟大事迹”为辅公开征求“蒋总统纪念歌”的词曲。后来歌词也由一位湖南籍张姓教授入选，获得一笔优厚的奖金。该“蒋总统纪念歌”在台湾，曾风行一时。

蒋介石逝世后，消息很快传到世界各地。美国福特总统，随即发表悼念的讲话，并拟以农业部长为团长，组织一个代表团，代表美国政府，到台湾来吊唁。

这一消息传到台北后，台湾当局很快表示不满，台湾各报，也著论抨击，认为轻视了台湾。这一表态，终于促使美国政府，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为团长，组成代表团来台湾。里根，也是当时代表团成员之一。日本、南朝鲜等国，也组织代表团来到台湾。

蒋介石的灵柩，是决定暂厝慈湖官邸的，由国父纪念馆到慈湖，有二十多公里的距离。

出殡的那天，灵柩经过的公路沿线两旁，大都站了三四个人厚的人墙。在灵车经过的时候，许多人自动跪下，如丧考妣似地哭泣。

这种情景的发生，是由于蒋介石在台湾二十多年，一直以他为崇拜偶像，引起了群众的错觉，认为他是“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受了台湾当局的策动安排所致。

○○高文阁

对蒋介石先生的新评价

中国 在 1985 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中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经过调整，又重新开放。其中抗日战争馆特别惹人注目。因为人们在这个馆里，看到了在八年抗日期间蒋介石先生的 3 幅放大照片，高高挂在墙上，照片下面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蒋委员长”说明词。在军博这样庄严的场所，作为正面人物挂出蒋介石先生的照片，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首次，这是对他抗战期间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历史的真实性给以正确肯定，也是对他的一种纪念。

第一幅照片是他 1937 年 7 月在庐山向中外广播宣告对日抗战，这是一篇历史性演讲，包括“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不惜一切牺牲”这段内容。尽管前一句是为“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作掩护的，但后一句却道出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心声，因此这时是他政治生命中的最有光彩的时期。

第二幅照片是他于 1938 年在召开南岳会议时摄的；第三幅照片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他任总司令，美国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他偕夫人宋美龄与史迪威的合影。这两张照片也都反映着他抗战的正确方面。同

时，抗日战争馆还以大量图片和实物，客观地反映出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地位和作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蒋介石先生新的评价。

过去，在大陆，蒋介石没有好名声，“蒋光头”、“蒋该死”、“独夫民贼”等都是他的代名词，但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人们的心情也平静了，对蒋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提到蒋介石还要加上“先生”二字。1985年8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蒋介石先生的名字更有了许多光彩。

还有对蒋介石先生一生中的一些大事件，评价也发生了变化。如过去认为他早年投机革命，现在则认为是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过去说他窃取了北伐领导权，现在则认为他参与北伐战争领导所起的作用也应给予一定的肯定。

1986年，台湾一读者来信问：“大陆是怎样评价蒋介石先生的？”《竟望》海外版作了这样的回答：蒋介石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早年北伐时期和后来抗日战争时期曾两次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胜利之后，他曾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建国的纲领。这些都是对国家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可惜蒋介石先生因缺乏诚意而未能善始善终，他过分相信军事解决问题。结果是他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第二年，就从大陆败退到台湾，直到1975年4月5日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先生担任“总统”27个年头，台湾孤悬海外，他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台湾也始终没有落入外人之手，这是国人有目共睹的。蒋介石先生在台湾20多年，第一，他反对“两个中国”；第二，他反对“台湾独立”，这是明智

的。蒋介石先生曾反复说过，有人妄图制造“两个中国”，这是中国人民“最大最深的隐忧，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可惜，对蒋介石先生的这些新评价他是听不到了，但于祖国统一大业是会永载史册的。

——选自高文阁编著《台湾与大陆风云四十年》

○○李宗仁

张发奎力劝我“把蒋介石扣起来”^①

1949年八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

① 文内小插题系编者所加。

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道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要在幕后干涉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先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作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十月二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不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七月二十六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

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讎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决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

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敢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九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典埔，闭门密谈。略谓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芦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介石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介石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之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以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

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便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

蒋先生最后一次来穗，住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有时中央非常会议开会，我们彼此都感到无话可说。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为设法冲淡这一尴尬场面，曾向我建议，要我请蒋先生吃饭。

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尚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他有时还肯为大局着想，不囿于小圈子的单纯利益。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此次他劝我请客，其用意不过想弥补我和蒋之间的隔阂，也是一番好意。

我说：“骊先兄（朱家骅），客我是可以请，蒋先生喜欢不喜欢我就知道了。”

朱说：“蒋先生一定喜欢，一定会到的。”

他解释说，蒋先生生活太严肃了，平日只吃一些简单的宁波菜，此次到广州来，也应该尝一下“食在广州”的广州菜啊。

朱家骅替我约好了，我便在迎宾馆宴请蒋先生，并约党政军高级人员作陪。迎宾馆在广州城内靠西，蒋先生则住在城东的东山住宅区。到了那一天，沿途布满便衣队，蒋先生带着大批卫士，穿过广州闹市来迎宾馆吃饭。我的住宅向来只有两个卫兵，兼司传达。蒋来之后，他的卫士竟将迎宾馆重重包围，如临大敌，殊使我看不惯。窃思蒋先生时时自炫

是人民的领袖，到处扈从如云，未免与“人民”相去太远了。

我所备的广东菜，依照蒋先生的习惯是中菜西吃。在蒋先生的许多随员中，我看到蒋经国在里面穿穿插插忙个不停。到入席时，却不见经国前来吃饭。我问蒋先生说：“经国为何不来吃饭？”蒋说：“不管他罢，我们吃我们的。”终席未见经国出来，我心里颇为诧异。

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司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过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作监厨。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我第一次见蒋经国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北平行辕主任任内。经国那时为办理青年军常到北平视察，特来谒见。因我与他父亲曾有金兰之盟，所以他口口声声尊称我为“李叔叔”。他那时曾告诉我留苏十四年的经过。据他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后转入列宁大学深造。结业后，被派在苏俄一所工厂内当副厂长。我乃故意问道：“据我所知，自‘九·一八’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日亟，中、苏因而恢复了邦交，闻蒋委员长曾命驻苏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口头交涉，欲调你回国服务，你为何迟迟其行？”经国说：“李叔叔，你知道苏联的新闻是被政府统制的，不过日子久了，我也辗转听到这消息，乃决心尽一昼夜的时间驱车逃到中国大使馆。苏联秘密警察确实很厉害，随即有便衣警察在大使馆周围监视，倘不慎外出，必被逮捕无疑。”^[1]

我问：“若被逮捕，结果如何？”

经国说：“那就惨了，一定押解到西北利亚做苦工，不病